

“你……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对你的职业生涯一直很留意。你在警察部门干得不错，还上过几次报纸。兰斯，你一直都是有点喜欢刺激的，这就是你选择去爆炸物处理队的原因吗？”

他没有做声。亚历克斯把火炬拿到他面前，火焰发出蛇一样的嘶嘶声。兰斯很快地直点头。

“很多小分队都有面包车或者货车，车里放着他们的装备。他们不喜欢把危险的东西留在工作的地方，那样太冒险了，所以都是带回家。你的老板也有车吧？”

他又点了一下头。

“货车还是面包车？”

“面包车。”

“你们这些小伙子在车上装了什么好东西？”

兰斯张了张嘴，不过什么也没说。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火炬。

“见鬼，兰斯，别走神。是哪种雷管？”

“桥丝式的。”

“太阳线呢？”

“有一卷，大概三百英尺。”

“有水炮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有多少发子弹？”

“两箱，各种各样混在一起的。”

“那起爆器呢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兰斯，听起来你们的面包车装备很齐全嘛。现在跟我说重点吧。”

“我的……喉咙很干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害怕我再来烧你。我会的，兰斯，除非你集中精力。你们还有什么？”

CHERRY BOMB

“快了。刚才我在车上听到了 MC. 艾斯·考菲的歌,你喜欢他吗?”

“喜欢。艾斯很棒。”

亚历克斯重重地打了丽娜一拳,打断了这个女孩的鼻梁骨,然后走进屋里关上了门。

“你这个难看的婊子!”丽娜尖叫道,用手捏着鼻孔不让血流出来。

亚历克斯从包里拿出兰斯的 9mm 手枪,一枪打穿了丽娜完好无缺的脸,丽娜还没等倒在地上就已经死了。接着,亚历克斯走进厨房,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火腿三明治,倒了一杯牛奶,坐在沙发上等。

正如丽娜所说的,拉吉·安德林卡警督在六点还差三分的时候把车开进了车库。他走进屋子时,亚历克斯先是一发子弹打在他的头上,接下来一发在他倒地以后打在了他的胸部。他的运气一点儿也不好。她拿走了他的钱包、枪和车钥匙,然后走进了车库。

这辆面包车是新款的丰田混合动力车,目的是节省石油和保护环境。真是讽刺,也不想它拖着的是什么。车后面有个定制的储物箱,分成十个小格,都上了锁。亚历克斯花了好一会儿才手忙脚乱地用钥匙打开了抽屉和门。

兰斯说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这里,而且还不止。亚历克斯轻轻地将手指拂过 PE-NO 炸药。

她的内心一阵激动。

CHERRY BOMB

追究了。

“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”

“我要注销一个户头。”

我把莱瑟姆的银行卡递给出纳员。我和莱瑟姆订婚以后就把各自的名字添加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上。我从来没动过他的钱，但是莱瑟姆坚持要这样做，说是以防万一。如果立遗嘱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国内税务局会拿走不少钱，而且遗嘱认证也要花不少时间。他说这样会比较省事。

莱瑟姆是个务实的人。我没想过要怎么处理他的钱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一分钱都不配拿。我算计着要把钱分给他的亲戚们，也许再捐一些给慈善团体。我自己在银行里没有多少钱，不过我从自己的存款里拿钱出来替他办了葬礼，这很重要，也是我起码可以做到的。

“丹尼尔斯小姐，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都注销吗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。”

出纳员摁了几个按钮。

“您确定要把钱全部拿出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顿了一下，想了想这样做的理由，“我要去打猎。”

今天早上亚历克斯打过电话之后，我认为如果要把莱瑟姆的钱花掉，那最好的途径就是去追捕她。

“我得去跟我的主管汇报一下，请他批准这么大金额的银行本票。丹尼尔斯小姐，您可以稍等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总共有多少钱？”

“四十八万零六百三十六美元。”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多少？”

她把显示器转过来给我看。莱瑟姆的账户里有将近五十万美元。

虽然莱瑟姆似乎从来就没缺过钱——他住在自己买的漂亮公寓里，用的都是

CHERRY BOMB

克的号码是一样的。这个电话并没有如我所愿地直接连到亚历克斯的手机上，它只不过是哈杰克说过的那个呼叫转移串级链上的一环。我把这些解释给哈里听了。

“还有希望，老姐。我可以找到迪尔帕克的那个手机，拿到 SIM 卡，然后定位串级链中的下一个手机。最终总会找到亚历克斯的。”

“哈里，串级链上可能有十几个手机，你说过只有在几百码的范围内才能准确定位她打来的电话，而她可能已经把手机藏在全国各地了。”

“就从这里开始。我有个射频检测器，能找到那些手机。”

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下。通常情况下，在追捕犯人时，我可以去讯问证人、查看证物、跟踪线索。可是亚历克斯根本无迹可寻，线索可能在任何地方。如果一个人只给你看她希望你看到的东西，你他妈的怎么能找到她呢？

“我不相信自己会说这话，不过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哈里。没有其他方法能找到她。”

“我能找到，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
“咱们现在缺的就是时间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哈里在显示器上打开照片，兰斯被捆在床上尖叫着的那张。我看了看表。

“除非咱们能找到他，要不然再过十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就会死掉。”

哈里什么也没说，这很反常。我在想，是不是那张照片让他回想起了他被亚历克斯抓住的时候。就是她害他装上假手的。虽然他从未提过这事，但我知道这其中肯定有喷枪的作用。

“我们会找到他的。”哈里最后说道。

“如果我们没法追踪她的电话，那要怎么找？”

“她给咱们留下了一条线索。”

“什么线索？”

“被绑架的是个警察，名叫兰斯。美国也许有几百个警察叫这个名字，但是多



第十二章

距离海滩只有一英里的乔丹历史学会今天没开门，所以这儿一片漆黑，万籁俱寂。

亚历克斯驾车经过空旷的停车场，开过草地，在几棵枞树后面刹车停了下来。她熄了火，抓起她在军用剩余物资商店买的行李袋，下了本田车，折回头向主楼走去。夜里的温度降到了华氏四十五度左右。她把头发塞进帽子里，拉紧了带子让帽子包裹在脸周围，虽然不太可能会被人看见，不过小心点总归没坏处。

M4 谢尔曼坦克就在楼前的水泥台子上，跟网站上的图片一模一样。亚历克斯走上去，摸了摸冰凉的绿色钢铁。这比她想象的要小，比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短了几码，重量也只有后者的一半。炮塔上的 60 毫米火炮对着东方，随时准备保卫海岸线，抗击逼近的敌军舰队。这只是比画一下而已，炮筒里其实装满了水泥。

亚历克斯把行李袋靠在前轮胎挡泥板上，用牙齿咬着一支迷你手电筒。她对着地面撕开了一块 PENO 炸药的纸包。塑料炸药是灰色的，没有气味，沉甸甸的。亚历克斯剥开拳头大的一块，放在双手的手掌之间。它比泥塑黏土要黏，也稍微硬一些。她将它捏成金字塔的形状，然后把它的底部对着坦克的车体正面装甲，网上说它厚达 61 毫米。

她走回到行李袋旁边，拿出一个桥丝雷管，然后把行李袋的背带系在肩上。亚历克斯把雷管推进金字塔的塔尖里，又在上面接了一根激波管，从卷轴上把线往外拉，一直走到五十米开外，走到了大楼一侧的后面。她往引爆线里塞进一个电火花器，露出了半个笑脸。



CHERRY BOMB

“谢了，赫伯。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恐怕永远也还不清了。”

“有个地方可以邮购牛排。A 级上等安格斯牛肉。冷冻运输。他们的号码是 1-800-MEATS4U。4 就是数字 4，U 是字母 U。”

“交给我好了。”

“我喜欢肉眼牛排和 T 骨牛排，还有纽约特选长牛排，还有菲力牛排。基本上没有我不喜欢的。他们还卖火鸭鸡胸包汉堡。就是在火鸡胸脯里填上鸭胸脯，鸭胸脯里填上鸡胸脯，鸡胸脯里填上用熏肉包起来的汉堡牛肉饼。”

“一挂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们。”我咽了一下口水，不想说下面的话。“听着，赫伯，我知道你变谨慎了，但是亚历克斯也许会去杀你，或者是你妻子。”

“我可以让伯尼丝去跟她妈妈住一起，然后我过来给你帮忙。”

“想都别想。”

“杰克，我的腿没那么糟糕。如果有必要，我还是可以很敏捷的。”

赫伯忠心耿耿，头脑聪明，身体强壮，但是他从来都算不上身手敏捷。而且他受了伤，不管做什么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

“跟你妻子待在一起，把伤养好。这是命令。”

“如果是有个变态杀手在追杀我怎么办？你会袖手旁观吗？”

“我的变态杀手，我做主。赫伯，我需要你密切关注调查情况，一有消息就通知我。另外，我有帮手了。”

“是那个白痴哈里吗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浑蛋，登记在册的。我没开玩笑，他有一回给我看过登记卡片。”

我看了哈里一样，他正眯着眼看着屏幕上的色情片。

“他没那么坏。”我说。

“别告诉我你和他一起在那辆傻帽的旅行车上。”

“这车的空调真不错。”

“需要我把温度调高一些吗？”哈里问道，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屏幕。一只大猩猩加入了进来，不——只是有个家伙穿得像猩猩而已。那些正常而老派的色情片



第十六章

亚历克斯睡不着。

确实，这才晚上十点钟。但这一天真的相当充实。她杀了两个人、跟一个男人上了床、折磨了一个老朋友、又杀了两个人、在书店里调情、还计划好了下一个谋杀对象。她应该筋疲力尽了才对，但是恰恰相反，她很兴奋。

她住在六号汽车旅馆，这个房间比她丢下兰斯的那个要好。床更大更软，枕头也更蓬松。她应该睡觉的，可她却盯着天花板，咬着牙，放松不了。她的意识拒绝关闭。结局就在眼前。但这并不是最后冲刺，而是每过一个小时，她就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些。这个目标会把亚历克斯生命中的一切都摆平。

杰克肯定在路上，那个笨蛋可能跟她在一起。还有菲恩，亚历克斯发现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。她想象过把菲恩绑在床上，而且预计并不需要对他用上橡皮筋。如果换一种情况的话，也许甚至不用把他捆起来。菲恩不会介意有伤疤的女人，没准他还会觉得这样的女人很性感。她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掠夺的天性，跟她唯一的挚爱查尔斯一样。

像菲恩和查尔斯这样的人很罕见，就跟雪豹一样稀有，也跟雪豹一样很难抓住。不幸的是，你没法在私人广告栏里登这么一条广告：*古怪的刀疤脸连环杀手想找灵魂伴侣，要求有大块腹肌，喜欢枪支、暴力行为以及浪漫的烛光晚餐。*

但菲恩是敌人，而且很有威胁，所以他必须得死。他们都得死。他们杀了她深爱的查尔斯。他们把她送进了监狱。他们还毁了她的脸。

亚历克斯翻身趴了过来。房间里一片漆黑。床单冷冰冰的，有股洗衣粉的味



性爱与死亡,这两者总是联系在一起,就像巧克力和花生酱。

她尽可能快地穿上了牛仔裤和连帽衫,抓起她需要的东西,在门把上挂了个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,然后向她的车走去。

现在该去找个警察了。





第十九章

罪恶贝戈加速起来活像一头三条腿的大象，速度快不了多少，还跌跌撞撞的。它闯过一个红灯，引得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响起了狂乱的汽车喇叭声。哈里忽儿握着方向盘，忽儿砸着仪表盘上的CD换片机按钮，我在他后脑勺上友好地拍了一下，让他集中精力。

“哈里，你他妈的在干什么？看着该死的路！”

“我在找汽车追逐的音乐。”

“我来找。你小心开车。”

“把荒野之狼找出来。不是第五碟就是第六碟。”

我随便按了几个键，平克·弗洛伊德的声音又唱了起来。

“这太温柔了！”哈里喊道，猛地向左一打方向盘，拐上了霍尔斯特德大街。我摔倒在副驾驶座上，菲恩过来一拳砸闷了音响。

“车顶上有窗吗？”

“天窗开着，插销在沙发上方。你干吗把音乐关了？”

“开到公共汽车旁边，然后减速，让他们跟上来。”

“你想从罪恶贝戈跳到公共汽车上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这个配上摩托头乐队的歌应该很完美。那应该是第八碟。”

哈里又开始折腾那些按钮。菲恩盯着我说：“让他一定要照我说的做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
旁边有一个无绳电话，于是按下了重拨键。

“马里诺比萨店。”

亚历克斯犹豫了一下，想着要不要定一些吃的，然后她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挂上了电话。她在起居室里很快地搜了一遍，没有找到指示他去向的线索，如果他确实去了哪里。也许杰克并没有警告他，他只是出去买一箱啤酒而已。

亚历克斯走进厨房。她开始找日历、地址簿、天数计时器，以及所有可能列出朋友、家庭、日程的东西。这儿还有一个电话，她一边按下重拨键，一边翻寻着装废品的抽屉。

“感谢您致电假日酒店。预订请按1。”

亚历克斯按了1，接通了前台。

“我能给一位客人留个信息吗？”

“请问客人的姓名是？”

“艾伦·丹尼尔斯。”

“请稍等。”

亚历克斯的电话转入待机状态，音乐响了起来。她听出这是 MC. 艾斯·考菲的歌。这个世界到底哪儿出了毛病？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红呢？

“需要我为您转接过去吗？”

“实际上，我马上会顺路过来一下。能告诉他住在哪个房间吗？”

“女士，这个我们无可奉告。”

“好吧，你能替我转接到餐厅吗？”

“请稍等。”

亚历克斯又忍受了一段嘻哈音乐，然后一个女人接了电话。

“我想你们那儿今晚应该来过这么一位客人，单身男子，四十多岁，金色头发，名字叫艾伦·丹尼尔斯。我可以跟他的服务生说话吗？”

“我就是，是我为他服务的。”

“我答应过请他吃晚饭。你能不能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把账记在我的房间号



“这恐怕不管用。车在厂里修，冷却器坏了。如果车锁在车库里的话，我就要到早上才能拿到。”

“你知道最新的情况吗？”

“赫伯·本尼迪克警司告诉我了。我知道咱们只剩几个小时了，也许我能找到那个机修工，让他放我进去，但是卷宗装了三个箱子，要读很久。”

“你已经全部看过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知道亚历克斯·考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不过我没看见哪里提到过兰斯这个名字。”

我算了一下时间。到印第安纳来回需要三个小时，把那一堆卷宗读完得再花上几个小时——如果汤姆能找到那个机修工的话。也许他能把卷宗传真过来，不过有好几百页纸呢，何况传真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传完的。

“看看你能做什么吧。”

“我会的，警督。你也可以试试看联系一下犯罪实验室的那个警察，他在我之前看过卷宗，对亚历克斯的案子很着迷。我听说他打算就此写一本书。”

“哪个警察？”

“一个看起来跟黄鼠狼一样的小个子家伙，名叫哈杰克，没准他知道兰斯是谁。”

哈杰克跟我说过，他读那些卷宗是为了研究。是为了写书用的？现在我很想知道他表现出想跟我上床的样子究竟是真的还是装的，要不就只是想跟我面谈一下。

我跟汤姆道了谢，挂了电话。我可以打电话给哈杰克，尽管之前我向他求助时他不大乐意帮忙。我躲着联邦探员的消息这会儿应该在广播里传遍了，一旦哈杰克听说了这事，他就肯定不会把他知道的告诉我——如果他知道什么的话。

我盯着菲恩，看见他关切地看着我。我没有回应他流露出的感情。我对菲恩的感觉太复杂了，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中立。

我拨通了赫伯的号码。

CHERRY BOMB

除了，这倒也并不过分。

她把他伤得很重，不过根据她的经验，受了伤的狗比好狗更危险。所以那天晚上，在警察把她放出来以后，她和查尔斯又骑自行车来到医院，用小刀刺伤了小混混的另一只眼。

那个时候真好。

这个小混混并没有死，至少那时没有。他长大成人后，克服了失明的困难，成了一名劳什子的牧师。几年前，亚历克斯在他做完礼拜以后跟踪他回了家，他俩就善与恶的本质问题进行了一场颇有思想性的谈话，然后亚历克斯就剥了他的皮。

亚历克斯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杀过多少人了。在希斯罗时，她的精神科医生试探着想让她谈谈以前犯过的谋杀案，不过亚历克斯蒙混过去了。其实她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自己手里，这就好像计算她做爱的次数。也许能记得最初的五十次，但在那之后就全部是一片模糊了。

如果说成为一个好杀手有什么秘诀的话，那就是不要在杀人这上吹毛求疵。能觉得享受当然更好，但是有些人渴望着杀人——比如查尔斯——结果太享受了，甚至有点伤感，反而很俗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拿杀人当回事儿。杀人有时候是必须的，也常常很有意思，但是不应该成为一种欲望。

亚历克斯回想起那个混混牧师的死。他苦苦哀求，像所有其他被她杀死的人那样。为了取乐，她让他声明背弃上帝——他花了大半生时间侍奉的上帝。她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很邪恶，鲨鱼吃海豹那是天经地义，比这更过分的才叫邪恶。痛苦与死亡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人人都知道给予比接受更伟大。

说到给予……

亚历克斯顺着走廊望过去，看了看那些关着的门，这就好像是一大盒情人节糖果，可能会带来无穷尽的乐趣。乐趣，但也是必需。亚历克斯没法在酒店登记入住——他们会向她要身份证和信用卡，这些她都没有。不过她需要……来处置艾伦。

她走到艾伦隔壁的房门前，敲了两次，转过头，这样人家通过窥视孔就只能看见她那半边尚完好的脸和警帽了。

有个注射器的，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OK，那也许你可以吐我一口唾沫？我们从这里面也能提取DNA。或者在你打我时，我吐你一口唾沫，吐到你脸上，就像在说*我不会告诉你的*。”

“没有人会朝谁吐唾沫，”我说，“哈杰克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哈杰克举起手。“我应该去抹点消炎止痛药膏，”他看着菲恩，“你觉得布朗森用过消炎止痛药膏吗？”

“当然用过，”菲恩说，“他打的那些不良少年也许都带着很多病菌呢？”

“你有病吗？我不是想暗示你是个带菌者什么的。你没有病的，对吧？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哈杰克，请把精力集中一分钟。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亚历克斯，我可以告诉你任何卷宗或是报纸新闻里都没有写的东西。这就是你想跟我吃晚饭的原因，对吗？”

他眯起没受伤的那只眼睛看着我。“这只是部分原因。在你开始横行霸道欺负我以前，我也觉得你很迷人。”

我拿出手机，给他看兰斯在床上的照片，还有短信。

“你在做研究的时候见过这个家伙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摸着下巴，“不过那是水炮，是排爆队的家伙们用的。”

“我们认为他是排爆队的一名警察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他就要死了，咱们得救他。”

我伸手碰了碰哈杰克的肩膀，他缩了一下。

“他和亚历克斯也许以前就认识，斯科特，你读过卷宗，她认识某个名叫兰斯的人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们能看看你的笔记吗？”菲恩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，在书房里。我得先去拿我的消炎止痛药膏。”

“先看笔记。”





第二十五章

我被电话吵醒了。野马车的前排座位黑咕隆咚的，我到处摸着我的皮包，最后
在脚边找到了。电话响到第三声的时候，我把手机摸了出来，打开翻盖，听见了几
声哗哗。

是亚历克斯，她又发了一张照片给我。我打开照片，菲恩也凑过来看了一眼。

兰斯看上去比之前更糟糕了，他疼得脸都变了形，而且因为他动来动去，所以
照片上的他很模糊。这一次光线好了一点，他胸口上的烧伤痕迹更黑更明显了。
我举起手机给菲恩看，他一边看照片一边看着前方的路。

“那些是字母吗？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他的烧伤，”菲恩说，“你把那些点连起来看。”

我用指甲描出他的烧伤痕迹，这些字母似乎跳到了我眼前：Zd。

她还发了一条短信：还有四个小时。

“Zd 是他妈的什么玩意？”我问。

“一种化学元素？锆？”

“锆是 Zr。”

“也许是缩写，或者是首字母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想思考一下。Zd 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难道是跟兰斯有关？排爆
队？某种炸药或是装备？或者是跟密尔沃基有关的东西？

“咱们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

“那你也会出卖他吗？”

“必要的时候会。”

“你会出卖我吗？”

菲恩凝视着我，他的蓝眼睛很坚定。

“不会。”

这让我觉得比差点开枪打了他还要难过。他张了张嘴想再说几句，也许只是要把自己的话解释清楚，但是我不想听。我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让他不要说话。他微微张开了嘴，我的指尖碰到了他上面的牙齿，我趁自己在被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冲昏前，赶紧缩回手下了车。

“加满，我到里面付钱。”

我走进小超市，一阵让人倒胃口的热狗香味扑鼻而来，这些热狗加热的时间太长了。闻到这个味道，我的胃又咕噜起来。我一向都很自豪，自己从不大吃特吃加油站里卖的食物，不过我现在太饿了，不得不破例。

不过，事情要分先后。我脑子里还有些东西比食物更重要，这已经困扰我好几个小时了。

我在短短的过道里逛着，找到了卖避孕用品的地方。这里一般都有各种各样的避孕润滑剂、避孕泡沫和避孕套。我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把它拿到收银台，中途又停下来拿了一包玉米片和一罐墨西哥莎莎酱。我还拿了一箱十二瓶装的水、一盒格兰诺拉麦片条和一把牛肉干。

“这个和所有的东西都跟五号油泵的账记在一起。”我对服务员说。他很年轻，邋里邋遢的，戴着一顶油乎乎的棒球帽，帽檐弯得很不自然，他肯定花了好一番工夫才给它定了型。看见我买的東西时，他朝我傻笑了一下，然后往窗外看看菲恩，又傻笑了一下。我有种想扇他的冲动。

“恐怕要看一下什么时候到期，”他说，“这些东西会过期的。”

他指的可不是玉米片。但令人尴尬的是，他说得还真有道理。我把包装翻过来，在侧面找到了日期。还有六个月才到期。



CHERRY BOMB

这两个警察谁也没有说话，不过很快，个子高的那个从他的盒子里拿出手铐。

“没必要给他戴手铐，他是跟我一起的。”

“联邦调查局发出逮捕令要求逮捕他，”高个子说，“也有你的逮捕令，丹尼尔斯小姐。”

菲恩发出了一个声音，既像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又像大声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我们刚刚救了你们伙计的命。”

“我相信会有人对你澄清这一切的。但命令毕竟是命令。你也知道的。”

菲恩刚想转过身来，腰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，是那个矮个儿警察打的。菲恩跪倒在地。我也跪到地上，捡起了我的贝雷塔。就在矮个儿把拳头收回来准备打第二下的时候，我朝着天花板放了一枪。

“你再打他一下试试，”我咬着牙说，“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矮个儿松开了拳头，从菲恩身边退开了。

“枪。把枪放下。”

那两个警察面面相觑，然后听话地放下了枪。

“现在打开该死的无线电，为你们的伙计叫一辆该死的救护车。”

高个儿用他衣领上的麦克风叫了救护车。菲恩把他俩的枪别到腰带里，然后拿起自己的枪抵到刚才揍他的那个警察的脖子上。

我差点就要提醒菲恩别做傻事，不过紧接着又想起自己应该信任他。

“我有个问题，”菲恩说，“是只有你呢，还是所有的矮个子家伙打起人来都像娘们？”

矮个儿没有回答，这样恐怕比较明智。

我用枪指着他俩，走到手机旁边，在墙上摸到它，一把扯下来放到耳边。

“亚历克斯？”

没人回答。我把手机关掉塞进包里，然后示意菲恩到门口去。

“我会把你们的枪放在门口的一辆垃圾车里，”我对那两个警察说，“这比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更专业、更有礼貌。”

“我是个变态，你忘了吗？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那咱们还可以玩按下按钮的游戏。”

她在心脏除颤仪上温柔地爱抚了一下。艾伦的嘴巴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。

“那是在酒吧里。在男洗手间里。”

“那是你们第几次约会？”

“第二次。”

“第二次？杰克的动作可真够快的。那她怎么会把你拖进洗手间的呢？你们先接吻了？一边吃着鸡翅，一边在桌子底下互相撩拨？”

“我们站在吧台边，喝着啤酒，她问我敢不敢跟她一起进洗手间。”

亚历克斯解开了她的警服衬衫。她里面穿的胸罩是黑色蕾丝的，很紧。跟所有的男人一样，艾伦盯着她的乳房。

“艾伦，在洗手间里她对你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们接吻，然后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衬衣上。”

“像这样？”

亚历克斯把手放在肚子上，手指向上伸到胸罩的钢托底下。艾伦似乎还是很紧张，但是他原先一脸的深恶痛绝已经变成了神魂颠倒，甚至是兴趣浓厚。她用另一只手解开裤子，拉开拉链，让裤子滑到了脚踝上。

“艾伦，继续说。然后怎样了？”

“我们进了一个小隔间。她——她把手放在我身上。”

亚历克斯从宽松的裤子里走了出来，坐在他的身边。她用一根手指懒懒地顺着艾伦的胸部摸下来，溜到了他内裤的松紧带下面。现在他达拉非还没起作用，不过看来艾伦压根不需要这个。

“听上去杰克很主动。你喜欢主动的女人，对吗，艾伦？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亚历克斯上下抽动着她的手。

“艾伦，接下来怎样了？”

